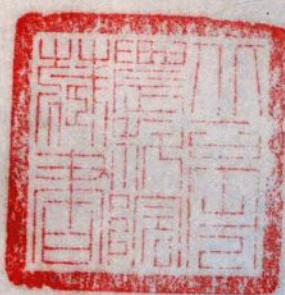


图书馆业务教材之一

图书馆学导论

汪应文



四川省图书馆学会
四川省中心图书馆委员会
一九七九年九月

G250

说 明

一九七八年秋，我会曾举办过一期“图书、科技文献管理学习班”，并组织编写了《图书馆学教材》和《科技文献管理学教材》两套，共计二十余种。在以上两套教材的基础上，结合本年学习班的具体情况，我们从中选出一部分，请作者作了一些修改，与我们今年组织编写的教材，合并组成《图书馆业务教材》。

全套共分十六册：

- | | |
|--------------|---------|
| 一、图书馆学导论 | 汪应文 |
| 二、科技情报概论 | 陈克 |
| 三、图书馆藏书建设 | 许万雄 |
| 四、文献与文献的收集 | 胡继森 |
| 五、图书分类的理论与实践 | 张德芳 |
| 六、中文图书编目法 | 伍崇华 |
| 七、英文图书编目法 | 于海生 |
| 八、中文期刊管理 | 徐蜀江 |
| 九、国外期刊概况 | 何宝祿 |
| 十、中文资料管理 | 陈国惠 |
| 十一、汉字排检法 | 查启森 |
| 十二、图书馆参考工作 | 程仲琦 张德芳 |
| 十三、科技文献检索概说 | 杜桑海 |
| 十四、读者工作 | 陈铎 |
| 十五、科技文献服务工作 | 刘启柏 |
| 十六、图书馆业务辅导 | 施文义 |

在编写教材过程中，各参加编写的同志，付出了大勇的劳动；各所在单位的领导，也给了大力的支持，对此，我会一併表示感谢。

为了提高教材质量，做到精益求精，欢迎同志们提出宝贵意见，以便研究作进一步的修订。

四川省图书馆学会
四川省中心图书馆委员会
一九七九年九月

527/1680/01

图书馆学概论

目次

1. 图书馆学是一门科学	3
1.1 什么是科学	3
1.2 图书馆学属于哪一种科学	3
1.3 图书馆学定义	5
2. 图书馆学的起源和它成长过程	6
2.1 孔子与中国治书之学的关系	7
2.2 刘向刘歆父子是中国目录校仇之学的奠基人	8
2.3 郑樵对中国目录校仇之学的创造性贡献	9
2.4 章学诚是中国目录校仇之学杰出的理论建设者	10
3. 从“图书馆”的兴起到近现代概念的图书馆的演变	15
3.1 王室的档案库是“图书馆”的滥觞	16
3.2 最早的“图书馆”是秦代收藏六国和民间书籍的档案所	17
3.3 汉代的政府和宫廷“图书馆”与中国文化建设的关系	18
3.4 中国“图书馆”史上灾难深重的中古	19
3.5 唐迄宋元各朝的公私藏书	20
3.6 明清两代传统的“图书馆”已临“变则变”的前夕	21
3.7 从藏书楼到图书馆	24
3.8 解放前中国图书馆事业的苦难历程	25
3.9 解放后中国图书馆事业突飞猛进的发展	27
4. 图书馆的类型、性质和方针任务	29
4.1 图书馆的类型	29

4.2	与图书馆同类属而又有区别的其他设施(建置)	32
4.3	图书馆的性质	35
4.4	图书馆的方针任务	39

以下各章节尚待编写, 暂定标题如下:

5.	图书馆业务的分工、协作与革新	
5.1	书史的建设与扶翼	
5.2	书证的组织工作	
5.3	为广大群众服务	
5.4	为科学研究服务	
5.5	图书馆的协作	
5.6	现代化问题	
5.7	标准化问题	
6.	图书馆的建立和管理	
6.1	图书馆的法令规章和国家的领导机关	
6.2	图书馆的组织机构	
6.3	图书馆的工作人员	
6.4	图书馆的建筑与设备	
7.	图书馆专业教育	
7.1	图书馆学尚在继续成长壮大中	
7.2	与图书馆学相关的其他学科	
7.3	世界图书馆专业教育的概况	
7.4	中国图书馆专业教育的回顾与展望	

图书馆学概论

汪应文编著

1. 图书馆学是一门科学

1.1 什么是科学？

科学有广义和狭义两种解释：狭义的科学专指自然科学，即以自然界的物质为对象，研究其现象与规律的学问。广义的科学，除自然科学外，还包括有社会科学，即以人类的社会活动为对象，研究其现象和发现其因果关系的学问，不仅包括纯理科学（如数学、逻辑），还包括应用科学（如技艺与各种经营管理之学）。总之，凡一切成系统的知识都可以称之为科学。今天世界上把科学用之于广义方面是很多的。

人类的一切知识都来源于实践，即个人实践直接所取得的经验，和个人通过学习间接取得别人实践所得到的经验。这种直接经验和间接经验都是知识。但把零碎的、片断的知识化为系统的知识，就较容易，要通过观察、鉴定、收集、分析、综合、试验等一系列的劳动，甚至前人和后人多次的继续劳动，查理而得其理，方式方法；这种理，方式方法是在社会实践中可以验证，可以用之于指导社会实践的，这样才算是系统的知识，也就是科学。不过人类对于世界的认识是永无止境的，在社会实践中会不断发现新事物与新问题。因此，一方面是新的科学不断产生，一方面是原有科学上所认识到的理，方式方法也不断地得到修正，充实与提高。人类文化的历史就是这样向前发展的。

1.2 图书馆学属于哪一种科学？

要答复这个问题，首先要弄清楚图书馆的定义。图书馆学、

顾名思义，是以图书馆为对象的一种学问。要弄清楚图书馆学的定义，又首先要知道什么是图书馆。下面就是这一名词的释义：

“图书馆就是人类社会，为了一定的目的，把一定范围的书面文献收集、整理和组织起来，便利群众阅读使用，并进一步对部分读者进行社会教育，对科学工作者提供治学资料的一种文教和科研活动的设施（或“建置”）”。

根据一定的目的，把书面文献收集、整理和组织起来，这是人类社会有了书面文献以后就开始做的事。但把收集、整理和组织起来的书面文献供广大群众阅读使用，并用以作教育性和科研性的活动，则是人类进入近现代以后才有的事。因为在近现代以前尽管存在着书籍的组织，还没有出现真正的图书馆，那个时期只能算是图书馆史上的萌芽与成长阶段。上面的释义是近现代概念的图书馆。现在世界上人们认识中的图书馆，就是这样的图书馆。

图书馆学是有了近现代概念的图书馆以后的产物，是人们在办理这种图书馆过程中，遇到各种各样的矛盾，为了克服不断出现的矛盾，并为了使这种事业不断地得到向前发展，因此就不断地总结经验，逐渐形成了系统知识。这种系统知识既是从实践中来的，又是用以指导实践的（到实践中去的），所以它是一种实践性很强的应用科学。图书馆所赖以活动的图书，虽然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哲学、艺术样样都有，但这种活动的性质是文化的、教育的、和学术的。它们是知识形态的东西，是社会的上层建筑之一。按人类的知识范畴来分的话，图书馆事业或工作属于社会科学。归纳上述，我们可以这样说：图书馆学是社会科学性的应用科学。它和其他人类社会事业或企业的经营管理之学，如政府组织、教育行政、交通管理、以及工商管理等等，之所以成为科学，出于同一的目的与要求。就是要把这种事业或企业以科学的方式方法管好、办好，并使它兴旺发达起来。

1.3 图书馆学定义

图书馆学属于何种科学的性质说明，现在我们就给它下一定义，并附以必要的解释：

“图书馆学是研究图书馆的起源与演进和它进入近现代历史时期以后所呈现的类型和社会客观存在对它所发生的影响，各类型图书馆的性质、任务和发展方向，以及如何建立图书馆，科学地管理图书馆，使它充分发挥其功能；并推动这一事业不断前进的一种社会科学性的应用科学。”

日本学者毛利富彦把图书馆学分成 *Biblio theken Kunde* 和 *Biblio the Kenlehre* 两部分。前者是图书馆理论和历史知识，后者是整理和管理图书的知识。这个定义有以下三个特点：

一、这两个德语复合名词中的 *Kunde* 和 *Lehre* 涵义混淆，均可译之为“学”。虽然前者可以译之为“图书馆知识”，后者可以译为“图书馆课程”，但二者仍然是概念不清的。

二、他把图书馆学分为这两部分，大概是为了照顾“图书馆专业教育”的实际。因为图书馆学校一般是把“图书馆建设”和“图书馆史”併作一个课程。而把处理图书的具体工作的知识，如“采购分编”，“流通阅览”，“参考咨询”等等是分别作为专课讲授的。实际尽管这一系列的知识在讲课时，可以根据情况予以分开或合并，但它们却是整个图书馆学的组成部分，在给图书馆学下定义时则是不应分开的，因为理论与实践应该是统一的。

三、办理图书馆如何成为一种专门学问，人们为什么要研究这一门学问？毛利氏的定义中没有提到。但给一门科学下定义，它的目的性应该是明确指出的。

本讲义所下的定义，似乎有点“繁谈哲学”，但我们可以将它简化为：

“图书馆学是综论图书馆事业和科学地管理图书馆的方法，使图书馆有效地发挥其文化的、教育的和学术情报的功能的科学。”

这个定义相当简短，而且把图书馆的功能，即学习这门科学的目的性，具体地表示出来了。但对初学者来说，实在是“不知所云”，必待本课进行到相当阶段，才能解释清楚。所以上文所下的定义，此时未讲，是适当的，必要的。因为它把这门课的主要内容介绍出来了。

2. 图书馆学的起源和它成长过程

宇宙间的任何事物，包括各种科学，都不是突然产生或出现的。看来是突然产生或出现，而实际是由量变到质变的“飞跃发展”。图书馆学也是如此。它虽然如上文所说，是有了近现代概念的图书馆以后的产物，实际它的渊源却是很古的。无论以世界为范围来看，或以中国为范围来看，都是如此。但在此处，我们只以中国为范围来谈这个问题。

2.1 孔子与中国的文学的关系

孔子的是非功过，这是本文题外的事。他一生的活动和思想言论给我们今天的图书馆工作遗留有影响的，是以下三件事：

(一) 他重视文化，提倡学习，並身体力行地把教育大权从奴隶主手中解放出来。私人讲学和后来的诸子争鸣，是从他开始的。知识分子逐渐形成一个阶层，也是从他开始的。社会的客观存在如果不具备这几个条件，不可能有公私藏书，也不可能由公私藏书发展而成为今日的图书馆。直到今天，图书馆的读者群众虽然大部分仍然是知识分子，这当然是个病象。但病结是在知识分子没有劳动化，劳动人民没有知识化。我们只能希望全世界的无产者坚持世界革命，实现共产主义，消灭三大差别；而不能因噎废食，认定“知识越多越反动”而妄图取消图书馆，更不能归咎于二千五百年前的孔子，诬蔑他的文教活动是一个“滔天罪

行”。

(二)他把本来是封存在奴隶主政权的库房中六种古代的文字记录——六经，解放出来，作为他私人讲学的教材。这六种古代文献，尽管在今天看来，使用价值不大，但它们是中国历史悠久的铁证，是全人类共有的文化遗产。如果不是孔子拿它们作教材，和私家师徒口耳授受，即使它们解除了奴隶主政权禁锢的枷锁，也要被暴政和反动势力压得一千二净。今天它们在中国以及全世界的许多图书馆里和世界上其他的古代文献列于同等地位不能不归功于孔子。

(三)他主张治学必须证据充足，这对图书馆的文献资料的搜集与运用，是一个重要的启示。他说“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鲁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徵之矣”。他所说的“夏礼”，“鲁礼”，实是夏殷两代政教与社会制度，这本是已成陈迹的历史事实，即使前往夏殷之后的杞宋二国实地考察，也还不够，还要有充分的文献上的证据。这段话虽然与治史学有关，其实治一切学问^也都应该如此要求。但这件事以私人的力量去做，却很不容易，不能不借助于图书馆。这一直是图书馆的一项重要任务。图书馆的资料工作和图书馆的协作工作与网络化等措施，都与解决这一问题有关。

2.2 刘向刘歆父子是中国目录校仇之学的奠基人

孔子以后，“八分为八，墨离为三”，诸子争鸣，群言淆乱；秦灭以后，更是“书亡简牍”，“传说舛缪”。汉初惠帝“除挟书之律”，武帝“开献书之路，置写书之官”，官廷藏书，渐具规模。然而简策错乱，真伪混杂。于是从成帝时代起，先后命刘向刘歆父子会同任宏，尹咸，李柱国等人整理群书，写成定本。今天我们所读的西汉以前的古书，主要就是刘氏父子为首的这批学者辛勤劳动的产物。在他们历时二十多年的工作中，给中国的校仇学、目录学（包括图书分类和著录）作了当时

中世以来首有的创造性贡献。

(一) 刘氏的校仇方法是以汉代宫廷所收藏的“中书”或“中秘书”为主，而以外间的众本校对，改正讹字，删其衍文，补其脱简，去其重复（为《简子》322篇，定著为32篇），编排其篇章次第，最后确定书名，然后条青写定。校仇原则主要是“求同”，但也并不排斥“存异”（如《墨子》各篇是）。虽与后世的精校不同，但整理大易散乱失序的书室，宁失之宽，使古书内容多得保全，这个作法是完全正确的。

(二) 当每一书校毕定著，刘向就将该书著者生平，著述大意，学术流派，传授情况以反思想内容的评价等，撰成“叙录”一篇，附之原书，上奏朝廷。又将各书的“叙录”汇编一处，题作《别录》。这是中国最早的一部解题（提要）式的目录。以后刘歆又将各书录目，依类^别分编成分类目录，既便按类排架，又可按类查书。它的分类系统是先将各书分为六大类，即“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术数、方技”。每一大类下再分若干小类，称之为“别”。六大类下共有小类三七七家。这本目录的每一大类前都有“总序”，各小类后又有“叙论”，说明学术流派。各类目中所收的书都按一定格式著录，大体上以著者名为主。在分类编目中並采用“互著”，“别裁”的办法，确实是一部学术性很强的分类目录（不管在分编上仍有可议之处，但立法周密，即在后世的分类目录中也不多见）。我们试分析一下：纷乱错杂群书，和一书兼有歧异的各个本子，如果不经过整理，如何施用？整理的办法只能从校仇入手，别无他法。书经校毕写定，如果不通过分类编目，如何整理？所以校仇之后，一定要编成目录。目录中的各条如果不按一定的^中录和统一的标准排列，则各书将如何查找？如何使用？所以由校仇就引起了目录的研究。分类编目就是治书之学。图书馆学就是由治书之学而发展起来的。所以在中国谈校仇学、目录学、以及图书馆学，都不能不祖述刘氏父子。

可惜他们的《别录》、《七略》今已失传，（今天只有清人的增补之本）。幸而班固的《汉书·艺文志》是书录《七略》而成的。后人借《汉书·艺文志》才得知刘氏父子工作的大概。因此后来的书志提到这件事，都以“刘班”并称。

2.3 郑樵对目录、校讐与治书之学的创造性贡献

刘班以后，历经晋六朝隋唐五代及北宋约一千年，此一长时期中，虽目录、校讐工作并未断迹，但目录图书之学进展不大，只是图书分类由“七略”而流为“四部”，肇端于晋荀勗的《中经》，^而确立于唐初长孙无忌等人所编的《隋书·经籍志》而已。编目方面《隋志》一改刘班之遗规而略去各书之“叙录”，唯记载残缺亡佚文书乃其特点。但作为史志，亦其应有之幸。直至南宋之初，郑樵撰《通志·校讐》、艺文、图谱、金石四略》，校讐、目录^{图书}管理之学才可论述之处。郑氏好学，一生接触图书资料颇多，他的《校讐略》除陈述前代校讐工作的事实外，对于目录及图书工作提出以下意见：

（一）他认为国家藏书不富，由于求书不得其法。除应派人四出蒐访外，他提出了“求书八法”（即类、旁类、因地、因家、于公、于私、因人、因代）及“亡佚残缺文书未尝不可求得”的四个注意之点。

（二）他认为：“书籍之亡者，由类别之法不明也。类别分明，则几流百家各有条理，虽亡而不能亡也”。因此他很强调书籍分类的学术性，要求类目愈细愈好，不能彼此混淆。他的《艺文略》的分类体系是十二类，百家、三百七十一种。较之以前各家的分类书目都详细些。

（三）除建立分类体系外，他对具体的书归类时定下一些死则：如归类应以书之内容为主，归类不得^以凭书名，归类不得“类书于人”（如《班志》以《太玄、法言、乐府》统入八家，而称“杨雄所叙三十八篇”）郑氏即责其“胸无论类”事是。

(四) 由于郑氏认定：“类例既分，率太自明，以其类属未得其正”，故对于刘向父子始类目有争论，始备书作提要，并不赞成。当时代表北宋国家公堂的《崇文总目》，虽系之下本有数录，郑氏亦谓其“文繁无用”，因此重校我成旧目。此种主张虽似有可入之处，但就整理图书之机构而言，目录中去掉此一部份，实有利于编目省力与书速流通，今日中外图书馆书目何以咸采此式，不是没有道理的。

(五) 郑氏对于史志的编目，并不赞成《隋志》兼记残缺亡佚之书，并主张通记历代之书（《隋志》只于晋系之下，附记梁代书）；不仅著录一般书籍，并强烈主张著录图谱，又从史料着眼，收录历代金石，而成《艺文》、《图谱》、《金石》三略。尽管有人对他有“眼高手低”之评，但其识见是值得称道的。

(六) 郑樵于撰写《校讎略》时，说明其目的在于使：“三馆无素书之人，四库无蠹鱼之害，千室万卷，日见流通”，可见他是主张政府与宫廷书主亦应尽其让臣工之用，不能在各修史校书，无所事事，使书主徒劳往返的。这看来以前从未有人说过，也是最能醒人的。

2.4 章学诚是中国目录校讎之学杰出的理论建设者

从南宋到清初，这个六百年中，中国的学术界占主要地位的，始而是程、朱、陆、王的宋学，高谈性命，继而是戴、段、惠、王的汉学，专攻考据，除后者在校讎学、文字学上有一定贡献外，二者在今天治书与治学术史的人来看，都属空疏而不切于实用的学问。自乾隆中叶起，章学诚的《文史通议》，《校讎通义》^①出，我们听到鼓翼发愤的新的声音，他对校讎、目录和治书之学作了理论上的阐述，当然在方法上也提示了一些建议，现列举如下：

(一) 他认为读书的目的在于实用。他说书籍是载道的工具。

即不能离口而言迟，也不能以为口即是迟。所谓“迟”，乃是人类经营社会生活而自然形成的（“三人居室而迟形矣”）。书籍上所载的“迟”实际是前入社会生活实践经验。因此书是要读的，但不能止于读书，还要思考如何施之于现实的人伦日用。求学之弊在于思而不学，习学之弊在于学而不思，皆不切合于读书的目的。他把读书与为学之迟，指点得很清楚。这时图书馆的藏书，注书和指导学生读书，是有启发作用的。

（二）他说：“六经皆先王之政典”。又说“古无和人著述”，“学者所习，不立官司典守，国政政教”。这是说最古的图书只是政府档案，包括施政中所为的政策法令，及所蒐集的记录记事的文字记录。这种档案是按主管其事的专官分别保管的。学习的人也是由他们带领的。直至官失其守，学术下逮，师从传授讲学与弟子争鸣以后，才能私人著述。秦人焚书求焚书，规定以吏为师，目的在恢复古制。这些看法，在图书馆史上，是符合事实的。

（三）他说：“六经皆史”。又说：“盖天地间，凡涉著作之林，皆是史学”。意思是说：六经乃古代官守之档案，当然属于史料，即一切公私著作，亦是史料，均可供治史者之参攷。以与毛思主义史学观点言：一切文学著作皆社会客观存在之主观反映。即史学之源泉，涉及个人之事，但“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各种活动无不影响社会与受到社会之影响。因此各个时代社会和各个入所遗留的文字记录，都是有关各个社会生活领域的历史文献。作为图书馆是应该蒐集和保存这种文献的。

（四）他说：“天下大计，始于州县”。“方州虽小，其所承奉而施布者，吏户礼兵刑工无所不备，是则所谓具体而微者也”。因此，“凡欲经始一方之文献，必立三家之学。……（即）方无修三史之书而作志，方律令典刑之条而作章政，方文选文苑之事

五十一 文徵”，以供日后国史所取资。此一建议不仅在记地方之大事，存地方政府档案之删要，亦在选辑地方人士之文学著作。合而言之，即今日中外各个地方公共图书馆必须注意收集保存的“地方文献”。

(五)他说：古者官师政教不分，学问文章与官司掌故本合而为一。后世二者分途，学者每每立法而言，不通掌故而害经术，因此徒托空言，无当实用矣。又说：“书吏所存之掌故，实国家之制度所存，亦即堯舜以来因革损益之实迹也。故无志于学则已，君子苟有志于学，则必求当代典章，以切于人伦日用；必求官司掌故，而通于经术精微。则学为事实，而文非空言，所谓有体必有用也”。档案对于治学之至要性。今日已愈见显著。此种文献本为图书馆之时需，今者世界各国皆设有专司其事之机构矣。然而在二百数十年间，能阐明此理者，亦唯章氏一人。

(六)他始校讐学和目录^{字音}提出了一个口号，作为奋斗的目标。那就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辨章学术，考索源流”。在校讐学方面，他说：“世之论校讐者，唯争辩于墨学甲乙之间，不懂得有源流流别矣。近人不得其说（案指大明刘向刘歆校讐的主旨），而于古书有篇卷参差，叙例异目，当考辨者，乃揭古人别有目录之学，奥属罔闻”。案目录之学本渊^{字音}泥校讐，但后来发展而成为两种独立的学科。但二者间之关系则不可截然分开。在校讐前，一本书的源流流别，篇卷，版本等等，都是应当考辨清楚的。例如今本《列子》为书晋张湛注本，而张湛之序反书前所附刘向之“序录”，固无可疑之处。姚际恒谓其书之伪撰。此书之来源与叙例如不考辨清楚，则校讐精力实事虚掷。因此此书虽经任大椿、秦恩复等人校勘过，而在学术地位上是不受人重视的。

在图书分类编目方面：章氏谓古时“私门无著述文字，则官守之分职，即群书之部次”（案既为档案，则立按机关之组织职

掌分类，今日之档案分类殆本此无则）。后世公私著述浩繁，当然不能“执七略之成法以部次近日之文章”。但可以通过类目的大小序与各书的叙录（解题或提要），明其类法要旨与渊源流别，亦可收“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之效。章氏是“宗刘”的。

《校讐通义》以很大篇幅讨论《汉志》、《七略》的各个类目和各类下所收之书，作为“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实例。但他并不要求今天的分类，回到《七略》的体系上面去，而是“就（现行）‘四部’之成法，而能讨论流别，以使之恍然于古人尊师合一之故，则文章之病（案即部次图书不明类法，流别之病），可以稍救。”这种用意，对今天研究图书分类体系的人，仍有值得参考之处。

为了达到“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目的，除上述外，分编时尚需注意“互著”、“别裁”，并避免“门类疑似，一书两入”；与“一书两名，误以二书”；“一人两名，误为二人”之病。后者章氏虽未提出今人所用的“附注”及“见与参见”之法，但在《校讐通义·互著第三》中，已经论及此等。不过只是原则性地提出，可能还没有考虑成熟的方法（案《互著》篇中曾论及类目相疑似，相重入著，与书各人名歧异，致被误认诸等问题。解决之理，章氏认为亦可仿互著做法。重便互注。虽然语焉不详，而余意是这样的。

（七）他为了校讐工作的便利，又想出编纂索引的方法。

他说：“典度浩繁，闻见有限……宜尽采四库之正，中外之宏，择其中之人名地志，官制书目，凡一切有名称可治，有故可稽者，略仿《佩文韵府》之例，悉编为韵。后于书韵之下，注明原书出处及先后篇第，自一凡再见，以至数千百，皆详注之，置之馆中，以为群书之总类。遇校书之时遇有疑似之处，即名而求其编韵，因韵而检其本书，互参错举，即可得其至是。”“发明索引方法，从全世界来说，恐怕也是最早的。

其内容尚论古书之篇卷与书尺篇卷之题名，论文集诗话之兴起，论史书体裁之沿革，论辑佚书与修方志之重要等等，均与治书之学有关。然最为重要者则为上述七点。章氏著作中亦杂有不少事出簿公与迂阔难行之处（如主张三代官师政教合一之制，主张后世在馆文集按先秦诸子之学派分类等等，斥时代思想之限制云然，吾人如以历史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对待之，实有不少宝贵之遗产可供采汲与借镜也。

总之，由七载迄清，钱氏在在校纂学、目录学与治书之学方面是有其卓越贡献的，对通过图书馆学^学建立是有世的一番份功绩的，对^清本世纪开始以来我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是包括有世的影响的。不过，图书馆成为独立的、内容日进新款、丰富和具有无限发展前途的学科，还是有待于近代概念的图书馆以目的，该我们在论述“图书馆学专业教育”时，再继续谈这个问题吧。

3. 从“图书馆”的兴起到近 现代概念的图书馆的出现

上文 1.2 中提到，我们所说的图书馆是近现代概念的图书馆。意思是说：今天人们所认识到的图书馆是近现代以后才有的。近现代以前并不是没有“图书馆”之类的设施，只是那时虽有这类的设施，但它的内容和性质与近现代图书馆不同，称不得图书馆，只能称图书馆的前身，也可以说近现代图书馆是从它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此那时的这类设施，我们为了叙述的方便，虽然也可以叫它“图书馆”，但这种“图书馆”必须加上引号，以示区别。

其次要明确的是：“近现代”这个概念。这是一个以世界为范围的历史时期。世界史的分期，史学界是有争论的，我们认为“近代”的开始，应在“工业革命”以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已在社会生产中居于主导地位的十八、九世纪之交。“现代”的开始，许多人主张应以我国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取得胜利作为里程碑。不过，历史上的政治革命或战争不一定都引起社会经济变革，一国的经济变革在短时间内就能影响全世界，使全世界的经济体制都彻底改观。这种情况，在这个星球的人类历史中还未曾有过。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虽然社会主义国家已经增多，但截至此时为止，社会主义经济在全世界还没有处于主导地位，从全世界范围来说，只能说是由资本主义经济过渡到社会主义经济的阶段。必须以社会主义经济已在全世界处于主导地位作为世界史的“现代”开始的标准，才能与上述“近代”所采取的标准相一致。但是现阶段的世界经济又不能不承认有其社会主义的经济成份，所以我们姑拟一个“近现代”名词。它虽然有点含糊，但很